



陈香梅的钢琴

文 / 刘慧琴

指尖下流泻而出，凯恩知道宗仪会弹琴，但弹得如此流畅，人琴合一还是第一次，引得舒埃菲尔夫妇都不由得轻轻击掌以示赞赏。

宗仪阖上琴盖，转过身来问道：“这是陈纳德将军的夫人安娜（陈香梅的英文名）阿姨的钢琴吧！”看着艾尔一脸的疑惑，宗仪继续说道：“安娜阿姨和我母亲早在二次世界大战时就相识，我们两家上一世纪五十年代又前后定居在华盛顿，她们是闺蜜。我少年时常到安娜家，每次去总会在这架钢琴上弹弹，所以对这架钢琴如此熟悉。”



陈纳德和陈香梅
(摄于1947年)

每年过完圣诞节，宗仪和凯恩夫妇就会去迈阿密住上两三个月，避开马里兰州的酷寒。今年和往常一样，但似乎又不一样，到达迈阿密后，凯恩说上次来迈阿密在德裔的社团活动中认识一位从华盛顿地区搬来的调琴师邀他们去参加下午的茶聚。

新朋友艾尔·舒埃菲尔 (Al Schaeffer) 家在迈阿密郊区，沿着公路开车三十分钟后到达一个棕榈树环抱的小区，这是个有门卫守卫的高尚住宅区。门卫一看车牌就很有礼貌的招呼宗仪和凯恩夫妇，给了他们一张园区示意图，用红笔标明舒埃菲尔家。

和主人寒暄过后，座落在客厅一隅的三角大钢琴引起了宗仪的注意，她很礼貌地问主人能不能看看这架钢琴，试弹一下。在得到主人首肯后，宗仪步态轻盈地走向钢琴，在琴凳上坐了下来，打开琴盖，按了几个琴键试了一下。接着似乎只是一瞬间，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在宗仪的

艾尔说：“我是陈纳德将军家多年的调琴师，安娜晚年由大房子搬到小房子，就将这架钢琴以极低的价格转让给我，想不到这架钢琴还有那么多故事！”

舒埃菲尔家族是美国有名的钢琴世家，祖上来自德国，已有一百多年制琴、修琴、调琴的历史。曾经拥有这座名琴的主人更迭替换，但和名琴相关的故事还在人世间传咏。



作者简介

刘慧琴，笔名阿木，加拿大华裔作家，加华笔会顾问。八十年代移民加拿大，移民前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移民后业余写作不辍，出版有个人文集及翻译作品集等多部，主编及参与主编文集十余部。和住在温哥华的、二十年代成名影后胡蝶成为忘年之交，为胡蝶撰写回忆录。2019年，重新整理、补充胡蝶回忆录，新版的《胡蝶口述自传》附有一百多帧胡蝶珍贵照片，已由中国作家出版社出版。

菲莎文萃 第83期

总顾问： 痙弦
顾问： 林楠 沈家庄 微言 程宗慧
主编： 冯玉
副主编： 陈良 刘明孚 靖莲英
编委： 林丽萍 周保柱
加拿大中华诗词学会 联合主办
加拿大大华笔会



故乡

文 / 杨柳

那一年，我冒着酷暑，从加拿大风尘仆仆，飞越浩瀚的太平洋，回到了阔别十五年的故乡。

全然不认得了，栉比鳞次的摩天大楼，川流不息的车辆，熙熙攘攘的人流，热火朝天的魔都，这就是我的故乡——上海。

一切都变了！儿时居住的弄堂“大福里”已荡然无存，代之而起的是华山医院的高楼。

我的目光透过高楼的窗户探出去……依稀见到一幢建造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石库门房子，明暗调子的黑门灰墙，青面獠牙狮子头的铁门环。弄堂尽头的墙上有一幅模糊的伟人头像，不知为什么，那幅画从我记事起就已依稀可辨不甚明了。

我的家，就坐落在弄堂最深处的7号，紧邻老华山医院。二楼的窗口，有一棵枝繁叶茂的梧桐树，一伸手，还能揪到探到窗前的叶子。树上结满了小地雷般的梧桐籽，成熟后跌落地上，炒着吃，芳香四溢，唇齿留香。

知了，知了，夏日的蝉在树上无尽地鼓噪。晒好午觉，我和小朋友们玩捉迷藏，待蒙眼的小伙伴扶着墙头数一、二、三、四时，我就悄悄地从马桶间的小窗上，越壁翻墙溜到医院，任人在屋里掘地三尺也遍寻不着。

隔着小窗，我还经常踮着脚尖站在凳子上，看白大褂医生忙忙碌碌抢救垂危的病人。最惨得慌的是，经常有人半夜去世，家属们那撕心裂肺的哭声吓得我常常从梦中惊悚一醒，心猛然被揪了起来。那哀怨的调子，一浪接一浪，后波涌前波，凄楚迷离，唧唧呀呀地唱着对离世亲人恋恋不舍的送别曲。

那天，天还麻麻亮，我又被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声惊醒，仔细听，还夹杂着一位老年女人的低声哭诉，“我的囡啊，依哪能嘎想伐开啊？”年轻女人的尖脆声，“阿姐，快回来呀！依哪能嘎熬啦？”

我伶俐的耳朵循声问源，很快辨认出这次的哭声与以往不同，并非来自隔壁医院，而是来自自家弄堂。“援朝啊援朝，依张开眼睛看看姆妈再走，好伐勒？”那凄惨的声音引得各家各户打开房门，睡眼朦胧地踩着拖鞋，穿着睡衣睡裤跑到弄堂当中一探究竟。

" 伐得了勒，援朝吃了安眠药，睡过去勒！" 不一会儿，这不吉的消息就在弄堂里纷纷扬扬传得家喻户晓。

援朝，是弄堂口一对姐妹中的姐姐。妹妹叫抗美，姐妹俩的名字有着典型的时代特征 ----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出生的人。

援朝在人生的盛年决然弃世，使我们长久沉浸在对她的想念中。什么样的痛苦，什么样的悲哀迫得她了无生趣，在人间走投无路？几十年后重返故乡，这个问题仍如盘旋腾伏的蛇般缠绕着我的颈子，箍得我透不过气来。

日子若再往前推溯几年，沉淀在我记忆中的援朝，还是一个快乐的带着笑涡的大姐姐。

她苍白的脸，气质文弱，如果没有那场运动，应该还是一个安安分分坐在课堂上的好学生。

一天，往日寂静的弄堂突然欢腾起来，咚咚锵，咚咚锵，居民们聚在弄堂口敲锣打鼓地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援朝，也夹在下乡的人群中，身穿绿军装，胸佩大红花。她要去的方很远远，北大荒，一个既遥远又荒凉的地方。但她看上去是快乐的，细迷着的眼睛是纯真的，脸上的笑容也是灿烂的，和周围一群生龙活虎的青年人没有什么两样。

倒是她的妈妈，一位矮矮胖胖的中年妇人，摘下她的眼镜，不停地擦拭着眼角，对女儿千遍万遍地叮嘱，她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我的囡啊，东北很冷，千万多盖点被子哦！"

援朝妈和我家三层阁楼的绍兴阿婆是表姐妹，她老是到我家楼上亭子间串门，有一搭没一搭地边做缝边聊天。

的笃，的笃，这天援朝妈又踏着窄窄的木板楼梯来我家三层阁楼了。" 阿姐，援朝今朝有信来勒！" 援朝妈兴奋地抖着手中白花花的信纸。

" 快点读来听听！" 三楼阿婆用镶金的门牙咬断了缀钮扣的线，抬起眼来期望着。

援朝妈清清嗓子，开始读信。那时民风淳朴，白日里整个弄堂都开门敞户，各家都没有秘密，我耳朵里听到了随风飘来的援朝写给家里的第一封信。

" 姆妈，眼睛一霎，我们已分别了一个多月。没想到吧，到知青点儿的第二天，我们就下了地……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能理解那首诗的涵义：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姆妈，我一切都好，勿念。"

这时候，我的脑海里突然闪现出这样一幅图画来：赤日炎炎下，援朝弯腰蹲在农田里，脸蛋红朴朴的，肩背草帽，手中不停劳作着……突然一只雀飞来，她张手一抓，却扑了个空，雀尖叫一声飞走了！

就这样，我揣着一个孩子的小秘密，偷窥和探听着楼上他人的对话，再在脑海里把它们串成图画。日复一日，从援朝最初对插队的满腔热情，繁重的劳作到无望的企盼和迷惘，尝试着了解成人世界的丰富和复杂。

渐渐地，援朝的来信变了调子，" 姆妈，开饭了，我们这里的人个个都似饿狼一般，饥渴，撕扯着我们的胃和心；这样的日子，白天长，夜晚也格外的长……" 年复一年，援朝在乡间劳作，锻炼和磨砺着身心。其间，我也正忙着自己的事，上课，玩耍，少年宫里学雕塑，不知不觉间从小学升到了初中。

时事在不知不觉中变化。有一天，我正站在静安公园门口的橱窗前，看" 大众电影" 张贴栏，突然听到一阵阵高高的喧嚣声，随后一支长长的队伍由西向东沿着南京路浩浩荡荡而来，走近一看，才知那是一群由知青组成的队伍，一边走，还一路喊着口号，" 我们要回城！我们要回城！"

接下来的日子里，援朝妈和三楼阿婆继续着聊天的日程。那时还没时兴广场舞，弄堂里的婆婆妈妈们，经常搬个小凳子，手里或剥着毛豆，

或织着绒线，嘴巴却不闲着，时而叽叽喳喳，时而压抑低语，时间便如流水一般打发过去。隐隐约约地，我耳朵里刮到了两个新名词" 病退" 和" 上调"。

不久，援朝" 病退" 和" 上调" 回来了，找工作颇费了一番周折，最后还是老父亲下岗，她顶替进了街道工厂。返城后的援朝和以前判若两人，老成了许多，很少和人说话；返城后的援朝心事重重，郁郁寡欢。30 出头还待字闺中，她必定成为街谈巷议的焦点。

正如年少的孩子喜欢隔墙偷听，成人的世界也对旁人的隐私津津乐道，这是一个太寂寞、太无聊、需要寻找乐子的时代。

一日，我刚好放学回家，被弄堂口的李家姆妈当头拦住。

" 洋囡囡，刚刚炒好的梧桐籽，送去给援朝！"

啪，我的手心里被她塞进了一包热乎乎的东西。

她顺手又呼来自家的猫，喵喵，这听话的小家伙蹭溜一下钻进了援朝家敞开的门。我佯装寻猫，溜进援朝家，把那冒着热气的包摊在援朝面前的桌子上。

这时，我才注意到，屋里有客人。援朝妈毕恭毕敬倒着茶，笑逐颜开，和援朝面对面坐着一个陌生的男人。他们好像正在谈论一桩十分重要的事体。

" 援朝姐，这是李家姆妈给依的。" 我粗略略览了那男人的相貌，就抱了猫急急退出。

李家姆妈已在弄堂口候着我了，她神秘地一把抽了我，" 唉，洋囡囡，洋囡囡，快讲讲看，男宁长啥样子？"

世界上，有一种好奇心，总是蠢蠢欲动伺机而出，一有机会就放出长线，期待钓到一条出乎意料的大鱼。可是，太叫人失望了，来找援朝的人并不多，那个男人也再没现身。一晃经年，援朝成了名符其实的" 宅女加大龄剩女"。

老石库门房子本就拥挤，好几家人合用厕所，邻居们要好的时候亲如一家，不要好了又免不了闲言碎语，张家长李家短，磕磕碰碰闹齁齁。

一日做晚饭时，援朝妈嫌弃李家姆妈没把灶披间地板弄干净。

李家姆妈也不是省油的灯，" 依伐要指手划脚好伐！啥宁屋里老姑娘，三十几岁还没男朋友？"

援朝妈已经气得眼睛瞪得老大，努起的下嘴唇不停抖动，" 依好停下来啦！李家姆妈！"

李家姆妈说走了火，停不下来。接下来，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李家姆妈一定也是到死都不会原谅自己，但她当时确实咬牙切齿一字一字地说了，而且是诅咒说，" 叫依一家门断子绝孙！"



天哪！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当晚，援朝就……

我想奉劝天下所有的人啊，千千万万口出良言，积善积德！远有阮玲玉，近有冯援朝。祸从口出，人言可畏啊！

不久医院扩建，大福里被划入拆迁范围。我家窗前那棵梧桐树，被几个膀粗腰圆的工人毫不留情地连根拔除。在惨淡的夕阳下，随着隆隆的切割机声，梧桐树被剖开的横断面渗出一滴滴白色的浆，我的眼睛也不由流下一串串清清的泪。

临到我出国时，援朝妈和其他邻居也在准备搬迁。援朝妈第一个看好房子，决计搬走，也想彻底抛却那件痛彻心扉不堪回首的往事。临别时，她送我一包东西，打开一看，竟是那包炒熟而早已凉透的梧桐籽。搓起一粒，用劲捏一下，生硬地刺得我指尖发疼。

援朝的妹妹抗美，几年前就向我借走了全套中学课本，刻苦复习，考取了大专，毕业后在学校做了老师，前几年已嫁人搬走了。姐妹俩一母所生，结局却如此大相径庭，令人唏嘘不已。

三楼阿婆也早已搬走，听说被女儿送回了乡间的养老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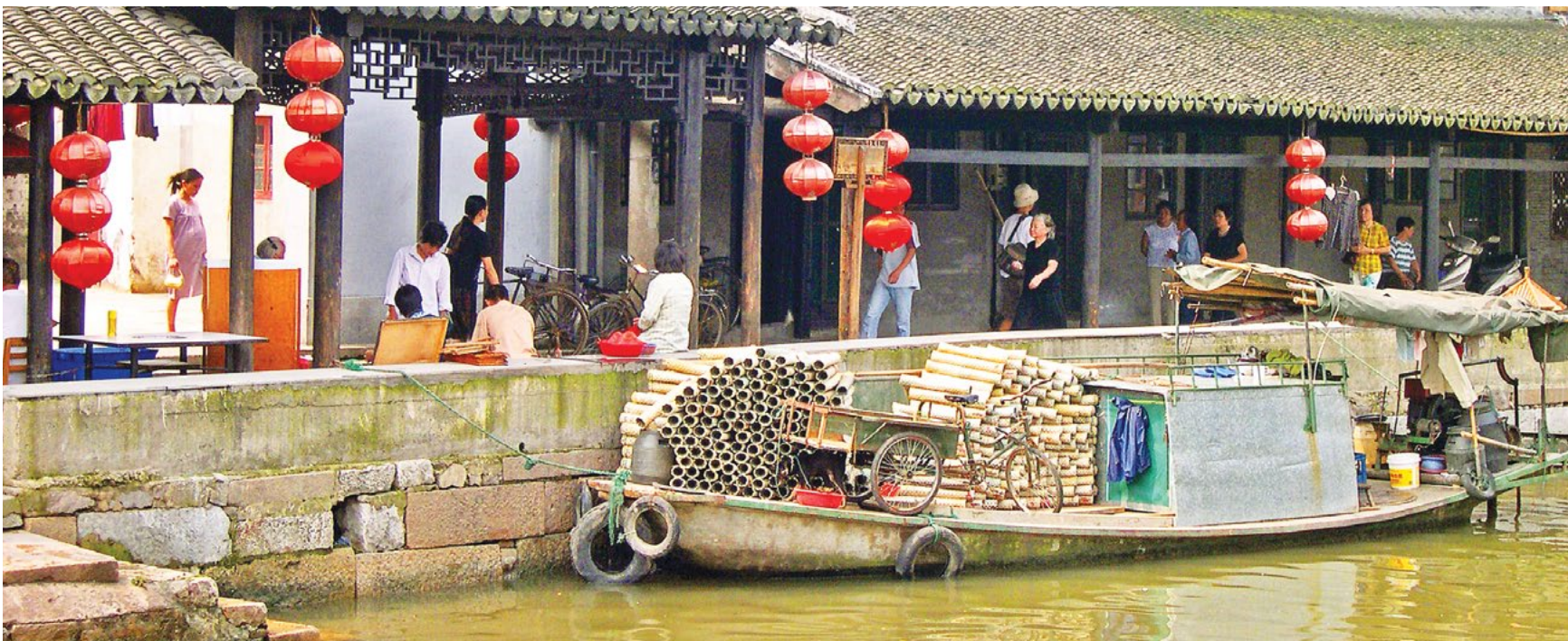
我这一走，且远赴重洋，就知道余生再也不会见着我的这些老邻居们了。

大福里消失了，但终究有人会回来，像我今天一样打开尘封的记忆，寻觅往昔的时光。



作者简介

杨柳，出生于黑龙江，成长于上海，自幼在上海市少年宫雕塑组学习绘画和雕塑，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出国前曾任职党校教师，上海市文联文学艺术院，" 中国当代企业家丛书" 副主编，出版学术专著《人文学科中的结构方法》。现居加拿大温哥华，加拿大大华笔会副会长，" 枫之声传媒" 专栏作家，《高度》传媒专栏作家。文章发表于海内外报刊杂志及网络，多次获奖。



与 B 君

文 / 索妮娅

我通体痛苦，把全身都翻遍了，只是什么也找不到。我的眼睛到哪里去了？我的心，我的脑袋，我的思想？我只是孤单单茫然，站在白昼里。

我会幸福吗？我会出现吗？我会不会认不出我自己？我一味地担心，脑子里哗哗流动的都是水一样的，白色的东西，还时常翻起星光和泡沫。

我想我是受到什么撞击了？一块儿大石头，磕碎了我所有的思想，它们乱溅着，我始终揣摸着它们的深邃，它们飞去到哪里？

昨夜我梦见 B 君了，他发现了一个定理，一个全世界都不知道的定理。他发现了，说给我听，我也知道了，我们如此会心，我们好幸福。所有的人都不知道我们为什么幸福，我们却知道。拼命不想醒来，只愿意留在睡梦中，摇摇地，世界松散而舒适。

我是怎样认识 B 君的？我不知道，好像一觉醒来他就站在我身边，睁着眼睛看着我。我不敢看他，怕在他的眼里，我是无所谓的。

买了一本算命的书，在有个人画儿的地方走迷宫。画上的小人问我：你常在你想不到的地方见到他吗？我回答：不。结果箭头指向了另一个小人。另一个小人又问我：谈话的时候你看着他的眼睛，他也看着你吗？我回答：不。结果箭头又指向另外一个小人。

我被这些小人们千奇百怪地问着，最后终于被领到了一个大写的 E 字面前。E 字底下有一段话：你对他有意的时候，他也对你有意。你向他提出你爱他，他会立即答应，他也爱你。

E 在说谁？是在说 B 吗？B 爱我，他会答应和我结婚吗？

B 曾有妻子，他的妻子很漂亮，很可爱的模样。我见到她时叫她田姐。田姐比我大几岁，B 再比她大几岁。我见到 B 时，他已经开始掉头发。

B 穿着黑色或白色的衣服，总拿着羽毛球拍，或拳击手套一类的东西。神色很清明，很开朗，很阳光。他喜欢谈各种各样的事情，只是很少谈他自己。B 没有对我说过：“我爱你”，只有一次对我看了很久，轻轻地说，我们该走了。我不知道他那时为什么说该走了。我们在那屋里呆了很久，说了很多话。别人都走了，于是他也说我们该走了。

我是什么时候开始屈从 B 和他的决心的？他说他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我说我跟他一起去。他说，太遥远，你去不了。于是我就留在原地等，等他有一天忽然从天边归来，从天上掉下来。我不知他是怎样让我具有了这样一种特殊的想法的。

田姐没有小孩儿，B 从来没想过他们会有小孩儿。自打结婚那天起，B 和田姐就没了往来，好像时光倒了过来，在拿到那张大红纸之前，她们一直浮游在蜜月里。

B 很痛苦，他看着我时就很痛苦。我能看出来，他只是不说，他从来也不说。B 想寻找点儿什么，他想寻找什么的时候态度总是很坚决。他的笔从来没停止，我好奇他生下来就带了一支笔。

B 不再说什么，我们只是喜欢骑车。在寂寞的星夜里，路上没有一个人，我们什么也没说，只是一味地骑车。我把眼睛闭了，手搭在他的肩上，让车跟着他滑行。让他带我到另一个世界，一个无穷的世界。忽然，地球不转了，B 停了车。我依旧没睁眼，任凭他把我从车上抱下来。我觉得我的手握在他的手心里，我的眼映在他的眼睛里，我的心藏在他的怀抱中。

他的嘴热热的。一个声音飘了过来：“我 ----”，他想说什么。“我爱你”，我的心在鼓励他。又一个声音飘过来，飘过来的还是“我 ----”。他终究没有说出那三个字。

我知道他的心在轻轻打颤。他和我说过，我们都会顺着洋流飘走的，就像飘远的他和田姐。

B 曾写过许多首的诗，其中有一首戴红纱巾的女孩子，我猜想那是写给我的。因为只有我曾拨开带露的花瓣告诉他，这里有月的光环。

通过粉红色走道时，总有点儿不由自主地伸长了脖颈，往乳白色窗框中看模模糊糊的蓝色。蓝色出现在窗框中，我知道他在窗框中，然后我就轻轻松松地走过去。

推开门，他总是闷着头坐在那里，手里握着笔，沾满红颜色的笔。他好像从来也不抬头，他好像从来也没看见过我。

他给了我一块大石头，很沉很沉。他让我走一大段路，他也走，也背得很沉。他没有回头，始终没对我再说什么。可我心里难过，不堪重负，我偷偷卸下了那块石头，不愿再背。可他却不回头，我望着他深沉的背影，多少有些茫然，不知所措。

他叫我一块儿吃饭，一起休息，却没问过我的石头。我有些惭愧，我有些羞愧，天天都想跑回去把那块儿石头捡回来，重新背上，再重新

跟他走。可它们很重，我心里很矛盾。他是他的回声，他的声音透着些许孤独。

B 的手臂松开了，世界又开始了旋转。我依旧闭着眼，不知道 B 是什么时候离开的。B 离开了，再也不会回来。他是从天边来的，他怎样再回到天边去，对我总是个谜。

我抱着 B 的臂膀，B 也抱着我的，就这样远远地离开了。他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他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也不知道我是等还是不等。

B 是精灵，B 有精灵般火一样的眼睛，有一只笔。那笔总是不安闲，那笔的墨水里灌满洋流，而我是飘在洋流中的一个小水滴。

如果我们注定在一起，某一天我们就又会相遇的，像两颗漂远又撞回彼此的流星，他和我都相信命运。



作者简介

索妮娅 (Sonia)，诗歌作品曾在由洛夫、痖弦等名家担任评委的“白昼之月”诗歌大奖赛中获首奖蝉娟奖，并被收入《时光流韵》《水之诗》等十几本诗集。出版过两部长篇小说《青春宿语》《战争纪事》，并被加拿大部分图书馆收藏。其中长篇小说《战争纪事》被评为畅销书。其作品散见于中、港、北美媒体及网络。获 2018 年温哥华十佳杰出女性奖。为北美中文作家协会会员，加拿大中华诗词学会理事，加拿大加华笔会理事，加拿大女作家协会理事。

懂

文 / 周保柱

照见 (外一首)

文 / 周保柱

拨动七弦 你双眸炯炯
九重山水相缪
一心澄明

亭前有翠鸟飞过
飞去又飞回
不论痕迹 不论过往
提起花信 你面露花容

这样的时刻似酒
酒力融春
不胜暗香浮浮的
桃之夭夭
不是结果 别是结果

隐在季节之外
落入俗套的流年成河
我立在岸边
你的双眸剪水
照见我的倒影

“夜寒谁见我，身为蝴蝶”
你吟这句的时候
我正在庭前扫雪
纷落的雪花铺白 是你的掩饰吗

你说这场雪不会太久
着了月色的清好
是你的好 得天独厚
我的遇见如梦初觉
若泊岸之舟 舟之桂楫兰桡轻短
似蚱蜢小小
刚刚好 载四行绝句 一阙清词

也载你 但破冰而行
信有穿越 穿过这个季节就好
穿过这个季节我就把你放下
连同暖热的平平仄仄
隔着一层典故
用一个代字表达婉转后的含蓄
你我都懂



作者简介

周保柱，旅加华人，建筑工程师。现居温哥华。加拿大中华诗词学会理事，加拿大大华笔会理事，《新诗潮》、《菲莎文萃》编委。